

“征军的诗是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财富。”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征军是海南在中国现代惟一一名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征军从一开始走上诗坛，他的诗就一直面向时代和人民，他的诗歌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具有明确的是非爱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刊发了征军的许多诗作。 李幸璜 翻拍

追逐光明的孩子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晓华

泛黄的封面，破损的内页，诉说着沧桑的历史。记者眼前的两本征军的原版诗集已经破旧不堪。它们已经过60多年的岁月洗礼。

但那极为粗劣的纸张上的一行行诗句，却在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

“征军的诗是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财富。”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征军是海南在中国现代惟一一名全国有影响的诗人。

勤奋的诗人

“当有幸窥得征军亲属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蒙古的少女》、《红萝卜》这两本诗集时，我把它们捧在手上，犹如抱着一团火，立刻感受到他炙人的热力与夺目的光彩。”王春煜这样描述见到征军诗集时的感受。王春煜于1980年代开始接触征军的诗，作为一位海南籍学者，看到这位海南籍诗人的诗作时，如获至宝。

征军的第一本诗集《蒙古的少女》，由著名作家茅盾题写书名，著名画家郁风作封面画。封面上，一位英姿焕发的少女骑马待发。它收集了诗人于1935年至1937年在东京、上海两地所写的16篇作品。这些在抗日炮火中写就的作品，吸引了前辈的注目和关爱。他的朋友张罗天在评价他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说：“它的每一首诗的发表，都使人觉得内容新鲜，技巧纯熟，而被诗人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新诗人之一。”

征军的第二本诗集《红萝卜》，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其装帧极为素朴。这本诗集，收集了征军于1938年至1942年在广州、香港、桂林等地所写的作品。王春煜认为，第二本诗集的出版，标志着征军的创作已进入日趋成熟的阶段。

征军的妻子吕明曾告诉王春煜，在桂林时期，征军本来已将他的另一诗集《燕子来自何方》编就，但因环境影响没有刊印。而这本书稿后来再也找不到了。

征军是一位勤奋的诗人，他留下的作品除了诗集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当时的《新诗歌》、《杂文》、《前奏》、《文艺阵地》、《东方文艺》、《抗战文艺》、《中国诗坛》等报刊。

火热的激情

“提起正义的剑/抗战到底/决斗到底/最后一只/也要击断东方暴君的铁掌……”征军的《祖国是涂着血的谷粒》一诗，充满着昂扬饱满的战斗精神。

王春煜认为，征军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火样的战斗激情。征军所处的时代，正是内乱外患十分严重，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时候。他的作品中激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这些诗篇不仅在当时给读者以激励，给战斗者以鼓舞，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王春煜指出，征军从一开始走上诗坛，他的诗就一直面向时代和人民，他的诗歌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具有明确的是非爱憎。征军深知一个革命诗人的崇高使命，就是抨击黑暗，礼赞光明，鸣奏出爱和憎的最强音。他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和理想，给挣扎在危难时代的广大青年以鼓舞，以希望。

“诗人站立在深蕴着哀痛的流血的田野上，向往

蒙古的少女

■ 征军

蒙古包，
帐幕吻着白云，
蒙古的少女，
未尝脂粉的香露，
含蓄过多少
戈壁尘沙的情意，
塞上的冷月，
蒙古的少女，
含郁的心燃起了火焰般的
热情，

怀念着广漠
绵连的沙的海里，
云一般的归航的白帆，
怀念着秋山里
江南鲜红的
战士的血染着的杜鹃花啊！

今夜通红的烽火，
侵着边庭的冷月，
蒙古的少女，
吹起号角，
吹起悲壮的号角。
吹起沙漠迫害的号角，
吹起国家耻辱的号角，

敌人的铁骑跨过了
万里平原，
敌人的兵马斩断了
祖国的肩头，
敌人的炮火画成了
山河的惨景。
敌人的魔口吞噬了
关外的月亮。

蒙古的少女，
正做一个暖暖的梦，
梦着蒙古帝国
神话似的美丽。
梦着闪耀的阳光里！

梦着秋月的芳香里，
祖国的骑士，
千军万马地奔飞过黄沙，
英勇地直下漠野的城头。
带给她结在海味的发结上，
那朵战士的血
染红的江南的杜鹃花啊！
可是，
蒙古的少女，
美丽的梦还没有做醒。
人的美丽的情意，
已成了残月山河的愁恨。
……

一九三六年

在曙色中摇曳中，你便走了。
一生为人类呐喊，竟然暗哑了歌喉，
追逐光明的孩子，光要来了。
有人仇恨你的生，我们却哀悼你的死。
安息吧，人民的诗篇底创制者！

——李育中《人民的诗篇》

着那些行进在严寒与荒漠中的铁流。”著名诗评家谢冕说，读征军的诗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那个大时代所具有的如火如荼的激情。征军以热情的诗篇，向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传递了光明与正义的信息。

浓浓的乡情

“静静的南渡江哟！/海南岛居民的灵魂/雄壮的大榕树是你的儿子/多情的椰树林是你的女儿/静静的南渡江的波涛呀/蕴藏着父亲们的泪雨……”这是征军在《南渡江》一诗中对故乡的深情描绘。

王春煜说，从征军的诗可以看出，征军对家乡怀有深挚、强烈的感情，这也是征军诗歌创作的一个特征。他爱家乡的土地，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征军把家乡看作祖国的一个缩影，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强烈反映。征军在诗歌中不仅常常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而且有好些作品就是以海南岛为题材或背景的。不论是展现在诗人视野里的《海》，还是跃动于诗人笔端的《南渡江》，都令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征军脍炙人口的长诗《小红痣》，是以诗人熟悉的家乡为背景，以海南传奇式女英雄刘秋菊为主题展开笔墨的。诗中叙事与抒情交织，生动地表现了一个海南妇女从反抗封建婚姻走向革命的艰辛历程。学者王荣所著的《中国现代叙事诗史简编》一书中，把《小红痣》作为中国现代叙事诗史的代表作之一。

永恒的精神

“一生为人类呐喊/竟然暗哑了歌喉/追逐光明的孩子/光要来了……”征军的诗友李育中在悼念征军的诗《人民的诗篇》中这样慨叹。

征军的英年早逝，令文化界同仁深感悲恸。郭沫若、茅盾、司马文森、吕剑、陈残云、周钢鸣、韩北屏等著名作家、诗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悼念诗文。当时香港《华商报》、复刊后的《中国诗刊》及广州《文艺新闻》，都出版了悼念征军的特辑，刊登大量的诗文。

“如果生在民主的国家，大概不至于这样贫病交迫而早逝罢？听得了这不幸的消息后，我只有这样一个感想，我的悲哀变成了愤怒。”著名作家茅盾在1946年4月3日发表于广州《文艺新闻》“征军纪念特辑”的散文《悼征军》中，对征军的逝世深表痛惜。

斯人已逝，但他的诗歌与精神长存。在当今的许多著作中，都能找到征军的诗及关于征军的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第17卷中，收录了茅盾的《悼征军》一文，并附有介绍征军的内容。1985年出版的《艾青论创作》中，著名诗人艾青专门介绍了征军的诗。一些文学典籍如《中国诗歌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中国文学艺术社团流派辞典》、《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桂林抗战文学史》等书本中，都有关于征军的介绍。还有《广州市志》、《上海文化年鉴》、《左联回忆录》等史料中，也有关于征军的内容。

谢冕说：“感谢诗人征军，感谢他在痛苦的年代向我们吹响起民族解放的理想的最强音。让我们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记住他的光辉的诗篇。”

“他对信念的虔诚，对事业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将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以激励与启迪。”王春煜说。



1946年，《中国诗坛》出版悼念征军的特辑。 李幸璜 翻拍